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库

赵秀兰◎著

后现代语境中的 超验主义思想

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秀兰 ◎ 著

后现代语境中的 超验主义思想

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语境中的超验主义思想：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 赵秀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7-5203-2949-1

I. ①后… II. ①赵… III. ①索尔·贝娄-小说研究 IV. ①I712.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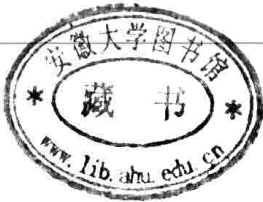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901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校级优势学科资助

目 录

导论	(1)
一 国内外贝娄研究现状	(4)
二 贝娄与超验主义思想研究状况	(15)
三 超验主义：传统与超越	(18)
四 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32)
第一章 《奥吉·马奇历险记》：浪漫的自我	(41)
第一节 个人主义	(43)
第二节 返璞归真	(59)
第三节 反英雄	(69)
小结	(78)
第二章 《雨王亨德森》：重返大自然	(80)
第一节 追寻精神真实	(82)
一 真实与虚幻	(84)
二 主观客观化	(87)
三 精神需求	(92)
第二节 精神成长	(97)
一 精神塑形	(100)
二 精神引路人	(102)
第三节 精神再生	(107)
一 爱的回归	(107)
二 精神的苏醒	(110)
三 “万物共栖”的生态思想	(112)

小结	(114)
第三章 《赫索格》：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	(116)
第一节 “头脑文化”与“心灵文化”	(117)
第二节 社会担当与个人生活	(131)
第三节 田园理想	(141)
小结	(147)
第四章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道德想象	(149)
第一节 断裂的文化	(150)
第二节 爱的缺席	(161)
第三节 道德旨归	(167)
小结	(180)
第五章 《洪堡的礼物》：艺术救赎	(182)
第一节 物质与精神	(183)
第二节 超验的世界	(198)
第三节 精神延续	(204)
小结	(210)
结论	(211)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35)

导 论

美国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置身于美国后现代社会，但一生怀着文学济世的情怀醉心于文学创作。他主张通过直觉和想象力，使艺术秩序独立，并超越于物质的现实，以拯救混乱无序、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使其呈现出一种内在秩序，揭示出其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构建整体性秩序的乌托邦倾向。在创作中，贝娄秉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传统，真实地再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困境，持续地言说美国公众的精神需求，展现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求索。贝娄批判后现代社会道德沦丧、主体丧失和异化现象，试图通过小说进行道德教谕，用精神追求来救赎道德崩溃、价值真空的后现代社会。贝娄的小说对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等超验主义者所提出的关于愿景、启示和生命价值等方面的观念的探讨，对物质对精神世界的摧残、主人公对个体的独立自由和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表征，使得其小说满溢超验主义色彩。“他的资源明显地深入到美国文学——可以追溯到他经常在作品中提及的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及他所赞赏的德莱塞等自然主义者，同时，他也汲取了欧洲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中的养分。”^①

虽然索尔·贝娄的创作始于20世纪40—50年代，与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相隔近百年之久，但贝娄是爱默生式的精神探索者。作为犹太移民

^① Malcolm Bradbury, "Saul Bellow and Changing History," Harold Bloom Ed., *Saul Bellow (Modern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p. 130.

的后裔，第二次世界大战、排犹运动、精神流亡和身份危机等遭遇使贝娄的境界高出消费社会中的普遍大众，更加贴近爱默生等美国思想先驱的超验观，即崇尚先验、膜拜自然、追寻自由、力主社会和谐、价值中庸以及道德救赎。贝娄长达60年的文学创作就是一条漫长的精神探索之旅，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注重精神追求，依靠自己的道德直觉和善良本性超脱尘世的俗念，从异化走向归化，重新融入社会。可以说，贝娄继承了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者未竟的启蒙事业，通过小说创作，以精神追求和人的善良本性为依托，启迪行走在“荒原”上的人们如何自我拯救。菲利普·罗斯在《重读索尔·贝娄》一文中赞叹贝娄是“真正意义上的哥伦布，我们追随他成为美国作家。”^①

爱默生等超验主义思想家活跃于美国民主大革命时期，在杰弗逊时代的农业理想的土壤中孕育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上帝就在人的心中，将神性赋予人类。爱默生主张，人应该独立思考，追求独立自主之精神。而梭罗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物质极简主义思想，要求人们简化物质生活，回归自然。这无疑给当时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人们当头棒喝。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爱默生只关注精神，不在意头脑以外的社会现实；梭罗号召人们归隐山林，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消极的遁世色彩。

贝娄的创作背景是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巨大革命销蚀了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美国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型为以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符号化和象征化为表现形式的消费社会。符号和商品逻辑一统天下，致使物欲横流，自我丧失和人的物化，甚至是人际关系也被物化为一种伪关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断裂、突变和无规范的异质性，使得一切约定俗成的规范、准则丧失了其合法性，历史感失落了，中心消解了，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挑战，生活原有的、确定的意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非线性、无政府主义、价值空白、

^① 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武月明译，载《外国文艺》2001年第5期。

不确定性、断裂和多元化，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道德崩溃和价值真空使得贝娄这位追求精神、以艺术拯救世界的作家回眸启蒙时期的爱默生思想，将积极入世的犹太文化因素融入超验主义思想，为后现代社会勾勒田园式、超验的乌托邦愿景。可见，贝娄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想象与道德重构，寄寓了其道德济世的情怀。

在贝娄创作时期，美国文学已经处于反经典、反阐释、反文化、反精英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同时代的作家们纷纷开始对小说创作形式和技巧进行探索、试验和创新。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用各种幻象、超小说、体裁杂糅、戏仿、拼贴、语言游戏、蒙太奇等形式，来表现不确定性、零散叙事、零度写作、语言主体等特征，以超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打通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壁垒。但是以当一名“社会历史学家”为己任的贝娄却偏离了当时的创作主流，他没有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实验手法，而是继承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来展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困境和精神状况，既保持了其小说的独特性，又对后现代社会的自我迷失、道德沦丧、价值真空进行了批判。由于其小说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贝娄于197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在物质至上的后现代社会的创作背景下，重提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的思想要旨，以启蒙思想为主导，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主人公的精神追求，批判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物化现象和精神暗淡化。由此，贝娄将自己的创作置于一个很大的文学传统中，兼收并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的艺术技巧（内心独白、象征主义、自由联想、时空错位等），想象出童话般的、田园式的乌托邦愿景，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批判。

本书以贝娄缘何坚持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以启蒙思想为指导，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手法创作以浪漫主义为主调、具有乌托邦倾向的小说这个问题为出发点，选取贝娄创作中期的五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亨德森》《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集中探究贝娄小说中所传达的超验主义思想及其在小说主题

和形式层面的表现方式,从历史语境的差异性角度辨析这一思想主题与传统的超验主义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阐述贝娄小说中的社会伦理维度,以期揭示贝娄的文学济世情怀,以及作为哲学和文化思想的超验主义在以浪漫主义为主调的文学作品中的展现方式。本书用后现代语境中的超验主义来指称贝娄作品所传达的超验主义思想,目的在于辨析、理清超验主义思想在贝娄小说中的特殊性,辨析贝娄的文艺思想与传统超验主义思想之间的历史关联。

一 国内外贝娄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综述

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被认为是美国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曾多次蟾宫折桂、荣誉加身。^①贝娄是“第一位占据美国文学中心位置的犹太作家”^②,他的作品被视为“美国城市犹太小说的一颗璀璨的明珠”^③。英国评论家布拉德布里德认为,贝娄是一个人文主义喜剧作家,其小说探索了当代人的焦虑及其与生活环境的斗争^④。莱文森(J. C. Levenson)认为,贝娄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晃来晃去的人,是美国传统英雄在新时代和新条件下的再生^⑤。巴赫(Gerhard Bach)认为贝娄是20世纪美国最好作家之一,在他长达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索尔·贝娄坚持记录美国人对自我

① 《奥吉·马奇历险记》获得1954年国家图书奖;《赫索格》获得1964年国家图书奖;1965年获国际文学奖;1968年获得犹太遗产奖,同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获得1971年国家图书奖;1975年因《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文学奖;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另外,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② Leslie A. Fiedler, “Saul Bellow,” Irving Malin Ed., *Saul Bellow and the Cr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

③ Victor A. Kramer, “Prefatory Note,” Eugene Hollahan Ed., *Saul Bellow and the Struggle at the Center*, New York: AMS PRESS, 1996, p. ix.

④ Malcolm Bradbury, *Saul Bellow*, New York: Methuen, 1982, p. 12.

⑤ J. C. Levenson, “Bellow’s Dangling Men,” Irving Malin Ed., *Saul Bellow and the Cr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40.

的不懈探寻，他明确地、持续地言说美国的公众需求和社会弊端，同代作家无人能及^①。

自第一部作品问世以来，贝娄创作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当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发表后，美国《党派评论》和《肯庸评论》的评论家们就盛赞该小说表现了在军事和平民世界之间进退维谷的现代人的不确定性，其中的道德教益是不容置疑的^②。威尔逊（Edmond Wilson）认为，该小说是经济恐慌时代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心理的最忠实的证明^③。到 20 世纪 50 年代时，贝娄已经是美国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作家了。贝娄虽没有享有像他之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那样高的声望，也没有像诺曼·梅勒那样成为美国人的偶像，但他却打破了诺贝尔奖终结创作才华的“神话”。1976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创作势头依然不减。贝娄的创作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突出地反映了美国“熔炉文化”的特性，从犹太知识分子的视角入手，雄辩地展示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其中后期作品更深入地揭示了“丰裕社会”中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

贝娄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作为第一位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犹太作家，更是成为评论热点。依据克罗宁（Gloria L. Cronin）和霍尔（Blaine H. Hall）主编的《索尔·贝娄：文献书目提要》（*Saul Bellow: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Second Edition, 1987），截至 1987 年，研究贝娄的英文著作已有 46 部，评论性文章有 1200 多篇。1987 年之后，贝娄研究发展更快。到 1995 年，仅发表的评论性文章、访谈和书评就有近 4000 篇之多^④。

① Gerhard Bach Ed.,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p. 1.

② Geismar Maxwell, "Saul Bellow: Novelist of the Intellectual," Irving Malin Ed., *Saul Bellow and the Cr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0.

③ Ibid. .

④ Gerhard Bach Ed.,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p. 357.

从时间维度上看,国外对贝娄的评论研究主要有三次热潮^①。第一次浪潮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第一批批评家立足于贝娄对现代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否定立场,称其为“肯定的人文主义者”^②。第二次浪潮大体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贝娄国际影响的扩大,贝娄研究已经发展为一个国际团体。在这期间第一代批评家们开始稍稍修正早期观点,并拓宽了研究思路,但仍然沿袭了“肯定的人文主义”的论断。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三代批评家们采用了新的理论进路,拓宽了研究主题范围,对贝娄作品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有些评论家,如威尔逊(Jonathan Wilson)和格兰迪(Michael K. Glenday),开始挑战“肯定的人文主义”这一论断,而海兰德(Peter Hyland)则提出贝娄对其所涉及的20世纪传统和思想观念持有折中主义态度,有力地表明贝娄已经意识到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

就研究主题来看,评论家已经对贝娄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视角和路径主要有:人物形象分析^③、道德分析^④、贝娄式幽默^⑤、异化主题^⑥、肯定问题^⑦、贝娄与欧洲浪漫主义的关系^⑧、历史

① Bach Gerhard ed. "Introduction,"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p. 7.

② Glorial L. Cronin, "Introduction," Glorial L. Cronin and L. H. Goldman Ed., *Saul Bellow in the 1980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

③ Robert R. Dutton, *Saul Bellow*.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1. Revised edition 1982.

④ Nathan A. Scott, Jr. *Three American Moralists: Mailer, Bellow, Trilling*.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3.

⑤ Sarah Blacher Cohen, *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⑥ Peter Bischoff, *Saul Bellow's Novels: Alienation and Exploration*. Bonn: H. Bouvier und H. Grundmann, 1975.

⑦ Chirantan Kulshresta, *Saul Bellow: the Problem of Affirmation*. New Delhi: Arnold-Heinemann, 1978.

⑧ Malcolm Bradbury, *Saul Bellow*.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1982.

主题^①、犹太经历研究^②、宗教观^③、性别问题^④、人物关系、主题思想和情节结构分析^⑤、人文主义思想分析^⑥，以及运用形式主义理论对贝娄作品的解读^⑦，还有对贝娄作品不同版本的分析^⑧等。

英国文学史家坦纳（Tony Tanner）对贝娄的创作手法与美国现代主义传统进行了比较，详细梳理了贝娄与欧洲传统的关系，并率先将贝娄界定为“肯定的人文主义者”。^⑨ 俄普代尔（Keith Opdahl）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贝娄的肯定主义立场，他认为贝娄的作品“基本上是形而上的和宗教的，从历史事实转向更大的普遍性问题”。^⑩ 克莱顿（John J. Clayton）也论述了贝娄肯定的人文主义立场，并厘清了贝娄所反对的现代主义者对当下所做的三个论断，即文化虚无主义、异化与对个人价值的贬低。^⑪ 然而，库尔舍斯塔（Chirantan Kulshrestha）

① Judie Newman, *Saul Bellow an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② Liela Goldman, *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 Inc., 1983.

③ Ellen Pifer, *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④ Gloria L. Cronin, *A Room of His Own: 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⑤ Keith Opdahl,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 P., 1967.

⑥ Michael K. Glenday, *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Jonathan Wilson. *Herzog: The Limits of Idea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John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 (2nd ed.). London: U of Illinois P., 1974.

⑦ M. Gilbert Porter, *Whence the Power? The Artistry and Humanity of Saul Bellow*,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4.

⑧ Daniel Fuchs, *Saul Bellow: Vision and Revis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⑨ Tony Tanner, *Saul Bellow*, Edinburgh: Liver and Boyd, 1965.

⑩ Keith Opdahl,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An Introduction*, Lond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⑪ John Clayton, *Saul Bellow: In Defense of Man* (2nd ed.),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却认为,“肯定问题”是贝娄作品中人物持续性焦虑的来源^①。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82)中重新检视了索尔·贝娄与欧美思想传统及浪漫主义的关系,并将贝娄重新定位为“创造型或想象型作家”,认为贝娄的“历史自我”超越了上述传统。布拉德伯里认为,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环境不利于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但贝娄作为美国犹太作家从边缘化走向中心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力量,肩负着人文主义的重任,他也认为贝娄是一位“肯定的人文主义者”。^②福克斯(Daniel Fuchs)在《索尔·贝娄:修订与再修订》(*Saul Bellow: Vision and Revision*, 1984)给贝娄批评设定了一个新标准。该书通过贝娄每部作品手稿的不同版本的对比,分析了贝娄的创作过程,展示出贝娄的创作就是一个不断地在形式、风格和思想艺术等方面精益求精的过程。福克斯将贝娄的小说描述为人文主义者对普通人的尊严的追寻,并认为贝娄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可能性的人文主义^③,将贝娄稳稳地放置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施尔-舍瓦兹勒(Britte Sheer-Schäzler)在其发表于《索尔·贝娄学刊》上的文章(“Saul Bellow and the Value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89)中重申了约翰·克莱顿的观点,将贝娄的肯定人文主义思想归纳为:“他[贝娄]提出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可通过艺术发现生活的意义,并以此来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主张用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的坚定信念来对抗异化;对于个人价值的贬低,他坚信个人可以通过痛苦和受难变得高贵,获得体面。”^④

以上这些评论家似乎已经牢牢地将贝娄放置在人文主义的传统之

① Chirantan Kulshrestha and Saul Bellow, “A Conversation with Saul Bellow,” *Chicago Review* Vol. 23/24, no. 4-Vol. 24, no. 1, 1972.

② Malcolm Bradbury, *Saul Bellow*, New York: Methuen, 1982.

③ Daniel Fuchs, *Saul Bellow: Vision and Revision*,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 Gerhard Bach (Ed.),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aul Bellow*,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5.

下，但也有一些批评家对此论断提出质疑。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威尔逊（Jonathan Wilson）。威尔逊在其专著《来自黑暗方的解读》（*On Bellow's Planet: Readings From the Dark Side*, 1985）中，试图解释大多数评论家将贝娄视为小说创作中吹响人文主义美德号角的唯一声音的原因，指出那些认为贝娄的小说体现了社区价值的主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威尔逊认为，贝娄的人物在人文主义梦想与其遭受迫害的现实之间晃来晃去，这些受虐狂式的人物不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然而他们的行为又与其理想相冲突，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肯定生命的人文主义思想，因而，贝娄笔下的人物只能依赖他们的才智和想象。^①可见，求而不得的人文主义只是贝娄小说的人物逃避现实的一个安全阀。威尔逊对贝娄是人文主义者这一权威论断的挑战很快得到了格兰迪（Michael K. Glenday）的响应。格兰迪在《贝娄与人文主义的衰落》（*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 1990）中指出，他认同威尔逊的观点，但不认同威尔逊对贝娄作品的解读。他指出，贝娄的确放弃了人文主义伦理，美国社会拒绝满足贝娄笔下人物的基本需求，使得他们被迫逃避现实生活、人性的卑劣和精神的匮乏。格兰迪认为，贝娄的人物与外界的斗争体现了光明与黑暗之间的争夺；自《赫索格》问世之后，贝娄其实是在否定人文主义。^②贝娄对1960年之后的美国社会的描写，表征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道德堕落和精神崩溃，人们深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他笔下的人物被迫失望地逃避这种庸俗的社会现实。海兰德（Peter Hyland）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92）在分析20世纪40—80年代的贝娄小说时指出，贝娄对其作品中所涉及的20世纪传统和思想观念的折中主义态度，有力地表明贝娄已经意识到当代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③

① Wilson Jonathan; *On Bellow's Planet Readings from the Dark Side*, Rutherford: Farleigh Dickinson UP, 1985.

② Michael K. Glenday, *Saul Bellow and the Decline of Humani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③ Peter Hyland, *Saul Bellow*, London: Macmillan Ltd., 1992.

此外，杜登（Robert R. Dutton）在其著作《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71）分析了贝娄九部作品中人物形象，并指出他们与传统人物的区别，即他们就像天使一般，以类似于上帝的形象出现在宇宙万物链中。^①

司各特（Nathan Scott）在《三位美国道德家：梅勒、贝娄和特里林》（*Three American Moralists: Mailer, Bellow, Trilling*, 1973）中梅勒、贝娄和特里林作品中的道德观。他指出，梅勒、贝娄和特里林这三位犹太裔作家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优雅和荣耀，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人性的坚定信念^②。在《索尔·贝娄的道德观：犹太人的经历研究》（*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1983）中，戈德曼（Liela H. Goldman）揭示了犹太传统对贝娄的影响，指出贝娄是一个笃信犹太教的作家，其创作深深地根植于犹太文化，犹太文化对贝娄小说创作的影响远比他所承认得深远。^③

科恩（Sarah Blacher Cohen）探讨了贝娄式的幽默，她在其专著《索尔·贝娄的神秘笑声》（*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 1974）中探讨了贝娄作品把幽默作为直面绝望时自我拯救的方法。^④

纽曼（Judie Newman）对贝娄小说中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她在其专著《索尔·贝娄与历史》（*Saul Bellow and History*, 1984）中主张，一种历史感渗透并主宰着贝娄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和主题，主人公完全处于一个历史和经验的连续体中，他们内在的压力和焦虑反映出由瞬间与永恒两极对立造成的外部压力。^⑤

① Robert R. Dutton, *Saul Bellow*,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2.

② Nathan Scott, *Three American Moralist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3.

③ Liela H. Goldman, *Saul Bellow's Moral Vision: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83.

④ Sarah Blacher Cohen, *Saul Bellow's Enigmatic Laughter*, Lond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⑤ Judie Newman, *Saul Bellow and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毕肖夫 (Peter Bischoff) 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异化主题。他在其专著《索尔·贝娄的小说：异化与探索》 (*Saul Bellow's Novels: Alienation and Exploration*, 1975) 中研究了贝娄作品中主人公在边缘化状态和寻找中心这个框架内的异化和对自我的探索。^①

皮佛 (Ellen Pifer) 则分析了贝娄的宗教观。她在《格格不入的索尔·贝娄》 (*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 1990) 中较为温和地解读了贝娄小说中所体现的宗教观。她指出, 由于贝娄的创作总是背离了当代文化中广为接受的观点, 而且置当时的文学创作的正统于不顾, 坚持书写人的精神本质, 因而贝娄的创作立场基本上是激进的。^②

克罗宁 (Gloria L. Cronin) 中,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了贝娄的小说。她在《他自己的房间: 寻找索尔·贝娄小说中的女性主义》 (*A Room of His Own: 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2001) 中, 从女性主义视角讨论了性别问题, 分析了贝娄小说中的女性类型, 指出以男性为中心的贝娄小说表征了对缺席的母亲、恋人、姐妹、女性好友、女性心理和灵魂的找寻。^③

而马林 (Irving Malin) 则从主题、人物、意象、风格特点对贝娄第一篇短篇到《赫索格》等作品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存在主义对贝娄创作的影响及其创作风格的变化。^④

另外, 评论家也注重对贝娄作品中的心理因素的考量。俄普代尔、杜登和哈珀等评论家认为贝娄作品中存在超验性。俄普代尔 (Keith Opdahl) 认为, 贝娄的想象基本上是超验的和宗教的, 从历史事实上升到更大的普遍问题, 贝娄作品中的人物都在罪恶的精神力量

① Peter Bischoff, *Saul Bellow's Novels: Alienation and Exploration*, Bonn: Bouvier, 1975.

② Ellen Pifer, *Saul Bellow Against the Gra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③ Gloria L. Cronin, *A Room of His Own: In Search of the Feminine in the Novels of Saul Bellow*,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Irving Malin, *Saul Bellow's Ficti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